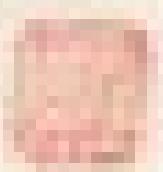


影宋編年杜陵詩史



卷之三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二十三卷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意

潘曰別賦
春草碧色

沅湘萬里秋

沅音元
潘曰
沅湘二水名

池要山簡

馬

潘曰見習池未
覽風流盡注

月靜庾公樓

潘曰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房

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
不覺亮至諸人將起而避之亮徐一
語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
其坦率行多此類

篇翰

潘曰尚書序其餘錯亂磨滅
歐陽曰吳湘曰一

代風流磨滅殆盡唯有餘篇遺翰氣焰煥然

篇翰

潘曰尚書序其餘錯亂磨滅
歐陽曰吳湘曰一

平生一釣舟

高唐寒浪滅

潘曰高唐望昭丘而識之
水入東而浪滅則可以行故能髣髴第
王粲登樓賦西接昭丘注當陽東南有楚昭王墓

平生一釣舟

官序潘生拙

潘曰潘岳閑居賦拙者絕
是隱遲於雲蘿之間乎

意乎寵榮之事
潘曰潘生

新作湖邊宅

潘曰本傳言誼年少頗通
所以比鄭監蓋言其材器可才名賈誼多
以超遷而止如潘岳之拙也

舍舟應卜地

鄰接意如何

趙曰公欲往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
未能言誼盡爲之對

接之
問
潘曰
既開竹逕則其逕顯豁豈
是隱遲於雲蘿之間乎
所以比鄭監蓋言其材器可才名賈誼多
以超遷而止如潘岳之拙也

舍舟應卜地

鄰接意如何

趙曰公欲往

暫住蓬萊閣終爲江海人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今鄭君罷退斯江海之人矣

揮金應物理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暮不留儲

揮金應物理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暮不留儲

揮金應物理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勸娛謁謁東都門群臣祖二疎朱軒耀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

揮金樂當年歲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遺榮勿如無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諸按疎廣爲太傅兄子美爲少傅乞骸骨歸上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日

揮金樂當年歲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具酒食待族人賓客相與娛樂故子美有揮金應物理之句

揮金樂當年歲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吾身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揮金樂當年歲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莫頻頻氣象則佳句莫也頻頻有之乎

揮金樂當年歲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鄭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增加減

謝靈運詩藥餌增所止衰疾忽

在門庭悶掃除

陳蕃不事室志掃除天下

揮金樂當年歲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一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書兒書則題字於竹上

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

宋曰非昔日游賞之地也

老翁難早出賢客

幸知歸舊采黃花賸

石證切亦作飄
賸有餘也

新梳白髮微謾看年

少樂忍淚已霑衣

歐陽曰王子敬昨過嵇公墳忍淚忘超迴
自不覺見霑衣情動於中莫可制止也

九日五首

闕一
首

重陽獨酌

法圖云少飲

盃中酒抱病豈

一作起
登江上臺竹葉於

人既無分

宋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拂飛
華辭接竹葉酒名也

趙曰公病肺斷酒雖酌而竟不飲也

張華輕薄答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

賸有餘也

華辭接竹葉酒名也

趙曰公病肺斷酒雖酌而竟不飲也

張華輕薄答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

日落玄猿哭

法圖古歌巫山長佳啼三聲淚霑裳上林賦玄猿素此

宋玉曰子獨不見其玄猿乎趙曰峽中多

舊國霜前白鴈來

法圖漢武太子婚得白鴈於上林以爲贊

趙曰筆談北方白鴈似鴈而小秋深則來白鴈

人謂之霜信

弟妹蕭條各何往

法圖干戈裏謝兩相催

法圖

老祖
逼也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

法圖

愁見節物也

北闕心長戀

法圖北闕帝都也

不忘君也

西江首獨迴茱萸賜

法圖

朝士難得一枝來

賜宴及茱萸

唐制九日

舊與蘇司業

源明

兼隨鄭廣文

虔

采花香泛泛

殊

坐客

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

鄭俱亡而言蘇

已又流落也顏延年衣冠終冥冥大仁傑登大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長久之雲移乃得去

西北有孤雲

魏文帝

西北有浮雲

劉

唐詩曰言蘇

故里樊川菊

在杜曲樊川

登高素滻源

法

滻所簡切滻水也

他時一笑

後今日幾人存

深曰言節物依然而人事更變也

巫峽蟠江路終南封國

法曰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落之際而又伏枕則羈苦可知矣

門轂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

法曰沈休文賓至下

巫峽憂來命綠樽

爲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

法曰當盜賊充斥道路阻絕於

帶群盜愁絕更堪論

法曰當盜賊充充斥道路阻絕於異鄉逢此佳節固多愁蹙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

法曰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

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法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

此殿初就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豪貴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爲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

早時金盃出人

間

孔氏怪曰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

府與崔小女爲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

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盃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盃崔女嬪曰我妹之女嫁而云贈以金盃着棺中云

田

補遺云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畧曰甲

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今公所言乃茂陵事但金玉異

爾舊所引乃女子之事也

趙曰

此四句所以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

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萬歲之固矣及胡虜入關不無侵掠也

李曰

子美父名集中兩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闕

李曰

子美父名集中兩

少材官守涇渭

張皆武臣也

將軍且莫破愁顏

趙曰

爲將軍者當以

防寇爲念且莫破愁顏而爲樂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李曰

匈奴傳天之驕子

右按唐呂溫三

受降城碑默啜強暴朔方天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請築三城奪據其地
中宗詔許備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城雷動三城岳
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
二十所捐費億萬減兵萬人趙曰漢匈奴傳自稱爲天之驕子而回紇
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李氏曰言築

城以備蕃寇而蕃反爲唐平難也

趙曰至德元年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

胡

來不覺潼關隘

陳氏曰謂宋山陷關也趙曰潼關非不隘也而胡

龍

起猶聞晉水清

陳氏曰謂肅宗起於靈武也趙曰河北者五百地也乃安賊所起之地肅宗龍飛而晉水復清

獨使

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陳氏曰劉毅曰至尊獨憂社稷焦心勞思諸大夫忍食肉端

然安君平

洛陽宮殿化爲烽

李氏曰曹子建洛陽何寂賓官殿盡燒焚

休道秦關百二重

陳氏曰

張孟陽劍閣銘秦得百二併吞山河注言百二謂

以二萬之衆足以當百萬得形勢也

趙曰祖出前漢田肯賀高祖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

國也帶山阻河持戰百萬秦得百二焉往

日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李氏曰言爲盜賊所奄有也趙曰滄海指

何處盡堯封

李氏曰山東薊門言何北言爲盜賊所陷也

朝廷袞職

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

趙曰罪朝廷之臣不能補袞也下言郡國不修貢賦須上求索而後供也

稍喜臨邊王相國

味曰王縉也文中子折衝樽俎不臨邊

肯銷金甲事春農

蔡文姬詩
月中耀日光

回首扶桑銅柱標

味曰見南海殘銅柱注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

冥冥氣祲未

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味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覩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

甲通犀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曰雉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已日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

南海明珠久寂寥

味曰賈琮傳交趾士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璫琨異香羨木之屬

莫不出殊錫曾爲大司馬

味曰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鐵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

揔戎皆插侍中貂

味曰蟬爲文貂尾爲飾也謂曰此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恩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揔戎皆插侍中貂言將帥邊功皆居高官也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

忠良翊聖朝

味曰

言天子冒風雪於外所賴者惟忠臣而已謂曰公以莫非王士當脩職貢必欲其來而在忠臣翊贊

天子而已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

味曰此篇專言嚴武也公以去年夏離成都而今年至雙初見春焉故云逐人來

巫峽

清秋萬壑哀

宋

躬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又爽

正憶

往時嚴僕射

嚴

共迎中使望鄉臺

趙

嚴武鎮蜀辟公爲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之北時

公隨嚴僕射登此臺以迎中使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

州

趙按武傳兩鎮蜀一刺史

第一次寶應元年正

軍令分明數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趙

劍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趙

安危則安其危也

公於八哀之言武公來雪山重武公去雪山輕正此意矣

月

四更山吐月

趙

在夔州群山之中故謂之山吐月字出費昶殘首中間擣衣詩丹墀吐明月蓋吐露其光之謂

夜水明樓

趙

言夜將盡矣登樓看月其明照於水而水光照樓也

多用正格杜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趙

王直方詩話云子美此二句才力富健

金

天祐曰庾信鏡詩王匝聊開鏡信用之於鏡而公則以比月爲工矣

謝玄暉風簾入雙燕

趙

如陳天祐曰庾信詩珠簾半上珊瑚鉤也

金

用之於鏡而公則以比月爲工矣

蕭佺詩珠簾半上珊瑚鉤也

上

句公又自言其老下句公又自言其貧鶴髮老者之狀

金

唐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髮雞皮又使蘇李子黑貂裘也

上句公又自言其老下句公又自言其貧鶴髮老者之狀

金

唐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髮雞皮又使蘇李子黑貂裘也

金

上句公又自言其老下句公又自言其貧鶴髮老者之狀

官分天寒柰九秋

宋

見九秋驚鶯字

唐

後漢天文志注張昭載靈憲之言曰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

二距陽之類其數奇月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非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姮娥竊之以隕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翻翻歸妹獨將西行逢大晦亡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姮娥託身于月是名蟾蜍阮嗣宗詠懷詩悅懌若九春李善注引春秋元命包云陽氣成於三故一時三月陽氣終於九故三月一時凡九十日宋哀曰四時皆象此不獨春也九秋以九十言

上白帝城

唐

華陽國志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薄於巴東

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

武中改曰永安先主

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遂爲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中吳將全琮來攻不克

城峻隨天壁

蜀

天然自立之石壁也

蜀

天壁乃

樓高更女

牆

蜀

便信泛江詩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回沙磧蘭橈進

徐陵

登琅邪城云登陴起遐望注女牆也

孝

崔豹古今

言於牆上睥睨人也

牆

蜀

戎洲濕花墮水泛空巢逐樹流岸社多喬木山城是廻樓徐陵業

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

言於牆上睥睨人也

江流思夏

后

蜀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左傳劉子見河洛思禹功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鑿風至憶襄王

宋

工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待有風颺然而至者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宋

左太冲蜀都賦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阻陸埒

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策而自王後漢公孫述字子陽使人詣稱漢使者假述轄漢將軍

郡太

軍

守述持其地險衆附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
庶多歸之遂立爲天子號成家皆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先生之壽
促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師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
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捐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
足矣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
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年乎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亘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云薄雲際出初月波中上

鶴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

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參曰謝靈運詩云林壑斂暝色鶴賦星翻漢迴曉月將落

別崔灝因寄薛據孟雲卿

灝夷記切

志士惜委動

蘇曰謝安石志士之心如石豈可委動

知深難固辭

趙曰志士本惜委動而受言漫赴幕職於湖南也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缁

鄭曰磷力亦切

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漫赴幕職於湖南也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缁

繙磷謝清曠波爾慙貞堅趙曰言如以久磨礪淬礪便以爲利乎所貴尚者以磨不磷而巳涅不缁而已

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

報欲論詩

歐陽阮瞻行程刻曰煩子寄詔友人欲與子共竹林諸公論詩耳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

趙曰漢張伯英善草書人謂之草聖

及茲煩見示

滿目一悽惻

顧曰孫登人事

涼滿目悽惻

悲風生微絃

潘安仁凱風揚微絃

萬里起

古色

師曰言有古人之氣象

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

其間溟漲與筆力

趙曰言筆力浩汗若溟渤之漲水乞與之也比

篇言玉動松直山蟠皆狀其草書耳

師曰自鏘

銚鳴玉動至此句皆言草書之狀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

孫曰張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

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久池水盡黑人謂之草聖

俊拔爲之主

秦伯曰俊拔言筆力超越人也

極未知張王後

趙曰張則伯英王則義之誰並百代則

呼東吳精

逸氣感清識

謝曰張芝草書母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自視以爲神

趙曰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

楊公拂篋笥

安石曰秘藏也

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謝曰李成得王逸少帖舒卷披玩寢食俱忘示兒曰

此吾傳家之寶也安石曰忘寢食言愛之也

道而得書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劔器而得其神俊觀張旭用意不獨在於

大醉而已

趙曰公嘗曰張旭三盃草聖傳又劉伶善飲而有酒德頌也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鷺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

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

禁居

氣敵萬人將

狀其快疾勇快也

里馬者三國志評曰關羽張飛萬人之敵也矣

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

卷之三玄宗成盛時常以冬十月幸溫泉宮時肆獵

通曰

憶昔驪山宮冬

莊子曰澤雉一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

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卷之三時宦王

有高麗赤雁馬

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

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

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翻韁上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卷之三相公杜鵑漸也大曆元年父湖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

卷之三古詩長江無迴浪

通曰

洩雲無定姿

通曰

陸機賦曰有輕盈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

通曰

淮南子云

之艷狀無實體之眞形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

通曰莊子

曰人生冉冉如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木葉落長年悲白駒之過隙

通曰

豪俊

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

見今一榻去則懸之來則解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爲郡

卷之三陳蕃禮周璆別置

通曰

通曰

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

味曰言不以道取也如漁人之漁焉

蘇曰張騫秉權

勢漁奪貧民私帑

于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汎舟巨石橫登陸草

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趙曰此公自言也左傳有居行者之語

蘇曰甫意謂已能逐奸亦軒然而奮矣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絳幕霽

趙曰言天幕之遠色其薄始絳

帶玉繩稀

朱曰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注玉繩星名

門鵠晨光起

朱曰作喜

一檣烏宿處

飛

朱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鳩鳩鳩門各也故曰門鵠檣挂帆木而烏

入洞庭詩亦云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兔也然子美發潭州詩又云檣

燕語留人則不特檣烏而已故燕子來舟中作斷句云暫語虹檣還起

巾鳩鵠又觀殿名

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蘇曰蘇絲野花溪草春風未齊應有意待人歸

人歸還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慢不依樓社

穀堪流涕

卷一百一十一

賈誼上疏陳政事可爲流涕者三

安危在運籌

卷一百一十一
壽帷幄之中

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縛雞行

縛伏約切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卷一百一十一

杜悰注目寒水搔首思歸深歇終日倚小閣望遠水

悠然自樂後隱天台山不知所之

趙曰

人之得失如雞如虫又且相仍

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深矣近世惟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醡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塘蠅捕蟬有餘不足瘦冷蛇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趁漁舟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

劉曰愛虫則

害雞愛雞則害虫利害得失要在權其輕重而爲之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食虫孰若存雞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

卷一百一十一
陶潛詩心遠地自編蘇曰吳宿曰盧

南地僻氣熱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

卷一百一十一
作任老

身傳何如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畱

卷一百一十一
人趙曰言西閣之意出早令
無家作何我別乎莫定要更以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作葉一石壁斷空青
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亦云山色倒空青
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劉白言不來宿者蓋疑以我尋索故要我也

匣琴虛夜

夜

彈琴期之不來遂廢

手板自朝朝

王昌齡右按南史庾道敏善言嚴明府自持手板以入官府於朝朝也

炬銷

夢得白

右按山海經豐山之鐘霜降自鳴豊山今在鄧州南陽

挂頰

云西山朝來別有爽氣

劉白千板笏也

冷吼霜相擊徹花催蠟

以待嚴君至也

鐘以曉而霜氣侵之故謂之霜鐘右蠟字作臘耳

早鳴江檻底雙影謾飄颻

王喬鳬鳥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

朱白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遷刺史張

安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宋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

定白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

休而反

賦不止供也

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

朱白時太一反復恐征

收